

# 周口“支青”的援疆岁月(下)

汪广兴 提供资料 王美荣 整理



支边老友聚会合影留念

## 生活艰苦 干活吃力

到新疆后,无论分到哪个农场干活都是很累的。“支青”赵克明说,1956 年,他到新疆后,先是被安排到农二师干了几个月,1957 年 1 月又被分到乌鲁木齐建筑一团,一年后他又来到塔里木,在阿克苏的农一师参加劳动。后来,根据组织安排,他又被分到阿拉尔。那时,塔里木除了荒漠就是原始森林,没有路。他和其他“支青”坐汽车走了两天才到达目的地。与其说是坐汽车,倒不如说是推着汽车走到阿拉尔的。因为,那里到处都是戈壁滩、沙包和树林,坐到车上,屁股还没坐稳就又得下来推车。

到达阿拉尔后,赵克明被分到胜利十八场。当时,胜利十八场没有水,赵克明和其他“支青”一起从塔里木河向场区挖渠引水。他们背着行李、扛着砍土钐(代替抓钩、铁锨)、挑着筐,开始挖渠。挖一节建一个闸门。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,他们才完成引水任务。1960 年,由于工作积极努力,表现较好,赵克明被调到机耕队开拖拉机。

在新疆,勘测队的工作既苦又累。“支青”汪广兴说,到新疆的第二年,他与刘汝亮等五六人被调到勘测队工作。勘测队是开发新疆、建设农场的先头部

队,勘测出良好的环境,才可进行开发。因此,勘测队必须到原始森林里工作。原始森林中没有路,他们要一步一步艰难地通过。

在支援开发新疆的工作中,也有极少的惬意工作,既轻松,又学技术。1959 年,农一师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了一个医护培训班,选择 50 余名有知识、有能力的青年参加培训,一年后,被分配到农一师三总场医院工作。周口“支青”汪广兴、苏德亮、王玉梅等人遇上了这一好机会。

## 发放工资 支援家庭

初到新疆,虽然工作上劳累,生活上艰苦,但“支青”从到新疆的第一个月便定了级,并按级发放工资,高者可发 50 多元,低者可发 36.64 元。此外,每人还发两身衣服、一条棉被和一双皮鞋。

那时的三四十元钱是非常顶用的,周口“支青”

都很顾家,将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寄回家,多的一月能往家寄 20 多元钱,少的一月也能给家里寄 10 元钱。

60 年来,这些被称为“中国西部牛仔”的周口“支青”,在茫茫的边疆戈壁滩,用双手挖出阴暗潮湿的

地窝子,塔起四面透风的棚子,开荒造田,修路栽树,兴修水利,毫无怨言,开出片片绿洲,建起座座城镇,他们将亘古荒漠变成了万亩良田,普写了伟大而光荣的诗篇。

## 激情共忆援疆岁月

60 年前,周口市共有 276 名青年去支持新疆建设,他们如今都已退休,大部分人留在新疆生活,少部分人退休后回到周口与亲人团聚。

从 1996 年开始,退休后回到周口的“支青”每年都会举行支边老友聚会。聚会上,当年的“支青”一见面,有不少人红了眼眶,显得格外激动。他们虽然回到了周口,但是很多人的子女仍留在新疆,传承着“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子孙”的军垦精神。

谈起当年的支边岁月,汪广兴说:“周口支边青年开进新疆茫茫戈壁滩,用双手挖出阴暗潮湿的地窝子,搭起四面透风的棚子,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毫无怨言。在天山南北的大沙漠中,同恶劣的自然环

境作斗争,兴修水利,垦荒生产,开出片片绿洲,建起座座城镇,将亘古荒漠变成了万亩良田。可以说,新疆已经成为周口支边青年的第二故乡。”

几十年过去了,当年的“支青”已逐渐老去,但他们依然发挥着余热,为祖国作贡献。1984 年退休回到周口的马爱英说:“年轻时,我们受了不少罪,酸甜苦辣都尝了好几遍。现在老了,好日子我们要唱着过。当年我们一同去的那么多人,都是小伙子大姑娘,现在都成老头老太啦!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时间里多走动多联系,把我们当年的时光再一点儿一点儿地拾回来,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叙叙旧。”

79 岁的王文章说:“从新疆退休后,我回到周口

生活得好好了,有退休金,吃喝之后还有零花钱,真是赶上好时代啦!如今,我的 4 个孩子都上班了,他们忙时,我就帮忙照顾一下孙子孙女,给他们做做饭,有时还和街坊邻居打打牌、下下棋。以前,我们出过大力,现在,党和政府让我们享福哩,我很知足。”

78 岁的王玉梅说:“到新疆一年后,我就去上医护学校了。和其他‘支青’比起来,力气活儿我干得相对少一些,是比较舒服的一个。退休后,我回周口开了一个诊所,发挥余热。”

这些老“支青”们谈到自己的老年生活,笑声不断,都说党和政府对他们非常关心。再回首,当年把青春奉献给西北边陲仍是他们今生无悔的选择。